春水紅霞

劉雲若著

4

社會長篇小說

春水紅霞

劉雲若著

第四回

鬼趣作新圖脂粉獄一宵恩怨　慧心生妙諦濫情人兩代姻緣

話說聞之喜問那屋客姓什麼。玉玲回說姓林行五。聞之喜又問這姓林的正說得高興。怎忽然悶了口咧。玉玲說。我也不知道。他臨走的時候。還像很不高興呢。聞之喜大笑。說他撞了硬釘子。怎能高興。玉玲問是怎麼回事。聞之喜說。那姓林的是這位全二爺家裏的僕人。僕人出來偷嫖。撞見主子。所以急忙溜了。聞之喜這一套。居然把玉玲說信了。到第二天。我們掐算林五去的時候。又去和他唱對台戲。玉玲就只在面前盤桓。不大理睬林五。林五只可垂頭喪氣的又走。像這樣他本可以善退了。那知他仍不肯甘敗下風。拚着坐冰桶。受虐待。還照樣去纏磨。到今日已經四天。每天照例。林五耗一兩點鐘頭就走。他一走我們跟脚兒告辭。偏偏今天他是夜裏十點多到的。我們去時已十一點。他一個人賴着不動。我們不能先走。直耗到天亮。我正怙憤着這小子必要出什麼孤丁。偏巧你就去了。你眞給我留了臉。倘然在那裏鬧起來。教林五解了恨。我也醜到外國。現在你打死我。我也知情。這都是實話。好親人。你別惱我了。三寶聽他說完。察情度理。知道他並非撒謊。氣已消了一半。但表面上不能善罷干休。仍盛氣罵道。任你怎樣遮說。反正是背着我嫖去了。旁人託你去認

識姑娘。你就不怕辛苦。旁人教你跳河。你就跳麼。我對你是寒透心了。你還是給我走。全士鼎見三寶顏色漸霽。便知道她氣已漸消。只於不肯驟然開情。這時正該施展媚術哄她。便抱住三寶腰兒。仰首作態。從鼻孔哼出嬌聲道。我不能走。你也捨不得我走。三寶唾了口唾沫道。呸。我捨不得你。好不要臉。你快走。看我捨得捨不得。全士鼎笑着向她一吐舌尖。道。我要滾了蛋。誰能伺候你呢。說也奇怪。三寶一看全士鼎的醜態。忽然骨軟筋酥。嘆哧的笑出聲來。罵道。缺德。死不了的。全士鼎知道這場風波。已在缺德聲中成爲過去。忙接着道。完了。完了。一笑就沒氣了。阿彌陀佛。三寶又寒了臉道。這們大的事。我能輕輕易易的完了。日後你還造反呢。我瞧你怪可憐的。不趕你了。可是死罪雖免。活罪難饒。得重重的罰你一下。全士鼎連連點頭道。是。應該。應該。我受人之託。到馥桂班去。雖然不是自己願意。沒有罪辜。可是事先應該和你說一聲。水大不能漫過橋去。我這荒疎就該罰。你說吧。我情願領罪。三寶說要罰他。不過隨口一談。全士鼎情願領罰了。她倒想不起怎樣罰法來。只向房中亂看。目光正注在一個亮銅的痰盂。只聽全士鼎說道。你的脚氣沒犯麼。還是罰揑脚吧。這全士鼎一向倚仗吃妓女爲生。曾學會服伺女人的各種手藝。像什麼捶腰捶腿啊。以及按摩身體等等。無不精通。他因三寶常年害着脚氣病。每犯起來。就癢得要死要活。他爲迎合巴結。便到浴堂中尋專門揑脚的技師。花錢學得手術。回去伺候三寶。大得歡心。因此他就變成三寶的揑脚的專員。這時三寶聽全士鼎要替自己服務。便點頭道。好。你

揑吧。我的脚正犯毛病。這可不能算罰。全士鼎道。算吧。算吧。三寶道。不成。我出個主意。你把痰盂頂在頭上。再跪着替我揑脚。直從現在揑起。幾時我醒了算完。你一股懶。我還是趕你。全士鼎不敢違拗。忙去端起痰盂。頂在頭上。幸而那痰盂底兒是凹形。與頭頂若合符節。穩妥的很。這時三寶已仰身倒在床上。兩脚搭在床邊。全士鼎舉手過頂。扶着痰盂。膝行過去。輕輕的把三寶足上的絲襪剝下。露出如霜的玉足。便施展手藝。用心揑搓起來。但他兩手只管動彈。却身體僵立。脖頸筆直。都紋絲不動。又則痰盂便要跌落下來。這種特別工夫。也很難爲他練呢。幸而三寶被他伺候得芳心漸軟。一步步的收回成命。十分鐘後。痰盂離開了全士鼎的頭上。十五分鐘後。全士鼎進了一尺。三寶的脚已落在他身後。三寶呻吟起來。又十分鐘。全士鼎到了床上和三寶並頭而臥。再十五分鐘。竟而變了盛衰之勢。全士鼎乾綱大振。成了侵略人的強國。三寶氣息奄奄。反似無抵抗的弱者。一陣暴惡的風雲過去。三寶似乎沉酣入夢。全士鼎却急忙下床。自悄悄的出去打來洗臉水。對着三寶裝檯。把臉上的油汗洗淨。又輕勾了一層雪花乳霜。蓬蓬散亂的頭髮。也攏得一平如砥。足以滑倒蒼蠅。他本是風月場中的雋才。對於一切隱微處。都能細心體會。因爲他曾見過許多女人。在晚裝初卸之時。都塗抹得美豔如仙。但是經過一夜綢繆。到了次日清晨。粉殘脂融。奇醜如鬼。使男子大生厭惡之心。常從這上面失敗被棄。倚仗男子愛情而生活的女子如此。倚仗女子愛情而生活的男子。亦何獨不然。所以全士鼎有鑒於此。每次受召侍寢。待三寶入

夢之後。他必要重施一回塗澤。然後再睡。預備等三寶醒覺。看着他那毫不褪色的臉兒。可以加倍寵幸。當時士鼎收拾停妥。正要回到床上。重陪三寶共入黑甜之鄉。却聽三寶忽然嬌聲呵欠。知道她要醒。全士鼎倒坐在椅上。背着她用拳頭把鼻子一搗。立刻眼睛冒出酸水。接着兩肩聳動起來。三寶在朦朧中。覺得口渴。就叫道。老二。我喝茶。叫過半晌。不聞答應。便睜開眼尋覓。見全士鼎正向着窗外獨坐。肩頭顫顫的好似哭泣。這時三寶被士鼎哄得怨憤盡消。歡情正濃。猛見她神情有異。不禁翻身坐起。叫道。老二。你來。全士鼎任她呼喚。仍是不動。三寶跳下床來。趕到士鼎身旁。瞧見他滿面淚痕。驚異道。你是怎的。方才還高興。這時爲什麼哭。全士鼎不語。只把眼皮不住開闔。那淚水又湧出來。三寶撫着他的肩頭道。老二。你快說。爲什麼。別教我着急。哦。是爲方纔我罵了你。唉。你還是小孩子脾氣。值得哭麼。全士鼎委屈着聲音道。你打罵我。都是應該。我還願意你管教我呢。只是你動不動就趕我走。我又沒有做犯歹的事。你就這麼絕情。總安這種心。往後咱們還長得了麼。上月有個朋友。約我上哈爾濱辦稅務。我戀着你不肯走。如今我越想越後怕。自己要不快尋活路。早晚也被你拋了。還是去哈爾濱吧。可又瞧着你難捨。四五年的交情。難道就這樣斷了。我眞……說着就女聲女氣的抽噎起來。士鼎這一套話。若在前幾點鐘出口。管保被三寶先罵個狗血噴頭。然後定個褫奪終身姘權。永不敍用的罪名。一脚踢出去了事。但說在這個當口。居然可以翻轉身來挾制三寶。三寶不知怎的。也居然甘心受他挾制。並且心中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

起了兩種念頭。一種是回想起來。有些對不住士鼎。待他太嚴厲寡情了。一種是回味起來。覺得士鼎把自己伺候得過分舒服。他若眞個要走。自己將來怕無以自遣了。三寶這人。原具有各種絕端差異的性情。兇悍殘忍。固當登峯造極。體貼溫柔。也能超人一等。她心情既然改變。忽而在全士鼎撒嬌的決絕言詞中。感到他是比無價寶還難得的有情郎。絕不能任他離開。忙換了一付情態。從旁邊摟住士鼎脖頸道。老二。你別胡思亂想。我方才那樣打罵。把你惹寒心了。你也得想想。我的客到別家挑姑娘的多咧。我和誰也沒動過眞氣。怎一聽見你在旁處玩。我就紅了眼尋去。這是爲什麼呢。不是咱們特別要好。我把你當親男人看待。才生氣管你的。虧你也說得出。爲這點點事情。眞要拋開我走。你小子通人性麼。媽的成了白眼狼咧。全士鼎聽她罵着。暗喜得了勝利。這才試探出她的意思。還是戀着自己。這個腥臊的肉飯碗。又可以維持若干時候。不致有破裂之虞。當時只可見好就收。拭淚笑道。誰眞走呢。我要眞上哈爾濱。也得害相思病。落個外喪鬼。三寶笑道。爲什麼得相思病。想我麼。你少在機關槍裏裝餡子。給我灌要命的米湯。快跟我再睡一覺兒去。士鼎搖頭道。再遲一會。就到上客時候。我不在這兒呆了。上澡堂子睡去。三寶道。那麼也好。今天晚上。我許不留住客。你在旅館等我電話。不要出門。士鼎點頭。三寶又道。你這幾日沒賭麼。士鼎撅着嘴道。都快把我窮死了。那還有錢去賭。差不多一個禮拜。你沒給我零錢咧。三寶笑道。呦。呦。可委屈煞我們孩子了。今天媽媽有錢。孩子給你。說着就從床裏拿起手提包打開。

她不願被士鼎看見這許多鈔票。便從裏面抽出一小疊兒。約有五六十元。士鼎眼快。見手包內蘊藏甚富。知道三寶得了油水。良機不可錯過。正想托詞多敲一筆竹槓。忽見從手包內落下一張字紙。飄飄墜地。士鼎就彎腰兒拾起。三寶並未注意。正要把錢交給士鼎。却見士鼎手拿着一張紙條兒。瞧着發怔。三寶問道。你瞧什麼。士鼎叫道。哦。你瞧喂。這眞新鮮。申行雲要嫁安嘯珠了。這是一張字據啊。三寶道。胡說。昨天報紙上。還都登着申行雲嫁梁雅軒。我有個老客王四爺。昨晚還在梁家吃了喜酒。親眼瞧見行婚禮的。怎又說她嫁安嘯珠。憑小安那窮光蛋。行雲能嫁他麼。你別把唱戲的和我們娘姑兒看成一樣。我們姑娘兒。還有時注重感情。能倒貼窮人。唱戲的可只懂勢利。專門巴結闊人哪。士鼎道。你不信。這裏現有證據。就把那張紙舉到三寶面前。又替她念了一遍。三寶聽完道。哦。上面還有手摸呢。這東西你從那裏得來。士鼎道。怎麼是我得來。方才從你手提包中落下。我拾起來的。三寶猛然想起。這必是自己從王千壽衣袋取回鈔票時。帶出來的那張字紙。只是申行雲和安嘯珠的字據。怎能到了王千壽身上。三寶心中納悶。但她與王千壽的秘事。不便對士鼎言明。只可裝作詫異道。我不認得這些人。怎這東西會到了手包裏。眞是奇怪。士鼎這時却又把念頭轉到邪處。他想到這字據是申行雲寫給安嘯珠的。應該存在安嘯珠手裏。如今既在三寶處發現。想必是三寶和安嘯珠發生關係了。自己因和安嘯珠同爲票友。交情不薄。所以常引他到三寶處走動。那知竟是引狼入室。只怨自己不該大意。以爲三寶選取面首。只取英勇。

不喜嬌柔。絕不會看上嘯珠那不男不女的樣子。誰想事出意外。居然能勾搭上手。怪不得這幾日三寶很少召幸。嘯珠也避不見面。他倆定常在一塊兒膩着窩心呢。士鼎這一起疑心。面上立刻變色。但仍含笑看着三寶。三寶見士鼎面色漸變。冷笑着出神。才想到自己帶着安嘯珠的物件。大有嫌疑。全二定想到邪處去了。自己原應該的說出這物件的來源。無奈這來源萬說不得。偷王千壽和偷安嘯珠。是一樣的礙口。忙說謊掩飾道。這太怪了。你是看見這張紙從我手提包裏落下的麼。全士鼎無語點頭。三寶裝作恍然大悟道。我明白了。我這筆錢是賭錢贏來的。昨天和幾位闊家姨太太打牌。打完一數籌碼。整贏了兩底。內有位馬姨太太。整輸了兩底。就拿出兩百塊錢。她的鈔票是一百一疊。她取兩疊給我。我也沒數。就收起來。大約這張紙是在鈔票裏夾着的。想必是這位馬姨太太。和小安子有什麼首尾。小安子的私貨才落到她手裏。無意中又轉到我這兒來咧。士鼎聽了。還是點頭不語。三寶只怕這謊話說得不圓滿。又加了一番烘染道。這馬姨太太才不正經呢。她只好聽戲。提起名角票友。沒一個不認識。打了十二圈牌。把小嗓兒哼了百十遍。也不管旁人笑她。士鼎聽着仍對她冷笑。三寶又道。她也太不開眼。安嘯珠那份德行。不男不女的。還和他勾搭。你前次把小安子領來。我連理都不願理。那有一分兒男子氣呀。偏偏這麼喪氣。把這張破紙。傳到我手裏。快撕了心淨。說着就要向士鼎手中搶過那張字據撕毀。士鼎忙把紙團在手中。道。別撕。給我好了。幾時見了嘯珠。拿着問他。和行雲是怎麼回事。訛他請客。三寶知道士鼎疑

心未釋。便道。你儘管拿去。見了小安子問問他怎樣失落。是不是被馬姨太太搶去。士鼎便把字據塞入袋中道。好吧。我走了。三寶道。給你錢。士鼎接過錢去。數了數道。你再給幾十。成不成。三寶這時看士鼎如同嬌兒。便又添了一疊鈔票。士鼎才歡歡喜喜的。要向外走。三寶叫道。你可不許再到馥桂班去。士鼎諾諾連聲。方才下樓自去。這一來。行雲的這張字據。經過許多轉折。落到全士鼎手中。從此行雲的命運。就全操在這風流魔頭的掌中了。按下這裏不提。再說文緋雪小姐。自從相與了元鳳雛。她那一片芳心。固然在鳳雛身上縈繞了不少日子。然而她終是讀過幾年書。有些智識的女子。而且以前久歷繁華。見過許多大世面。眼界很高。結識元鳳雛。不過一時興之所至。尚說不到情之所鍾。僅於當作小貓小狗般的玩弄而已。及至相處稍久。覺察鳳雛雖是有一身媚骨。然而媚中帶俗。蠢如鹿豕。只足作臨時洩慾器。不能算永久寄情人。便把愛心漸漸淡了。更不常密約幽期。蹤跡稍稍疏闊。有一日。她受一般崑曲社中朋友邀請。歡讌歌謳。被大家取樂了一日。到午夜方散。緋雪向來無論在那裏行走。都有人侍從。惟獨這日。因座中既無汪大海。又無湯仰盧。崑曲會中的一般人物。又都是文縐縐的古董。緋雪認爲可與同室。而不可與同行。便趕先步獨自出門。偏偏被那附庸風雅叮倍末座的果眉厂。看出便宜。就直追出去。在後叫道。文大姐。您上那兒。緋雪回頭一看。笑道。果先生。您也走麼。我是回家。果眉厂暗想。眞難得這美人兒今天落了孤單。我却乘機揩油。拉她陪伴一夜。享享豔福。便趕上去。陪笑道。時候還早

呢。今天摩登舞場開幕。想必熱鬧。我陪你去看看。好麼。緋雪本來性喜繁華。聞言興致勃發。但不能不稍端架子。就推辭道。我不想去。太乏了。要回家歇歇。眉厂笑道。小姐不去。摩登舞場就算開市不利。沒有您這樣交際明星到場。連來賓都減光采。緋雪搖頭笑道。有那麼些小姐太太。顯得着我麼。眉厂道。她們那裏配給舞場增光。您去到了。不特當場生色許多。就是明日報紙登出來。摩登舞場開幕有文小姐駕臨觀光。管保舞場生意。因此就興旺起來。緋雪被他幾句米湯、灌得心花怒放。但仍微笑道。你果先生太高抬我。我……果眉厂知道她已情願。不由分說。便扶着她的玉臂道。小姐走吧。算我受了摩登舞場的賄賂請。強拉你去作義務廣告。您把面子賞給我。緋雪裝作無奈何。隨他走出崑曲會。坐車直奔摩登舞場。到了地方。眉厂大揩其油。和緋雪挽臂同入。做出情侶的模樣。心中只希望多多遇見熟人。藉以誇耀。這摩登舞場是西洋人經營。修飾得非常美麗。一間極大廳堂。把舞場設在中心。較地面低下半尺。四面都是客座。彷彿一個圓形的池沼。四面的電燈。色澤幽靜美麗。照映舞侶在池中迴環跳舞。直彷彿一羣仙子。凌波翩翩。驚鴻游龍。各極其致。加以美妙的音樂。宛轉悠揚。使人筋骨飄然而輕。心神怡然如醉。好似入在仙境之中。眉厂本是窮人出身。平常除了追陪闊人。自己很少到這種地方觀光。今天居然也得臂挾美人同來。加以他是新學得的跳舞。心裏躍躍欲試。恨不得立刻攢進人叢。抱着緋雪跳上一陣。若被朋友看見。定能替自己上個緋雪情人的頭銜。豈不耀祖光宗。那知緋雪一進門。向前面看了看。就懶洋

洋的笑道。呦。這們多人哪。我們到樓上去。眉厂道。咱門跳一場。再上去好不好。緋雪搖頭道。不。請您自便。說着就不管眉厂。轉身上樓。眉厂吃個沒趣。但又捨不得她。只得相隨上樓。這樓上是周圍一帶欄杆。正可俯瞰舞場。欄後放着桌椅。坐滿了觀舞的男女客人。緋雪上去。想尋個座位休息飲茶。那知座位都已告滿。轉圈兒走了半面。才遇見個茶房。眉厂叫住。方要教他代尋座位。緋雪也正小立回頭。忽聽前面有人叫喚文小姐。緋雪再回頭看。只見前面座上已立起了兩人。一男一女。女的生得身量極矮。面上塗得比猴子屁股還紅。描得眉痕比炭條還黑。唇上更似吃過新死人的野狗嘴。滿面大紅大黑。顏色過於暴露。現出一付凶相。她已三十多歲。生得本不甚醜。却要強作少女姿容。用多量胭脂。來遮掩光陰痕跡。竟反美不美了。身上穿件銀花緞時裝旗袍。和面色更不調劑。因手上有一隻小鑽戒。所以舉手向緋雪招點着。那男子却瘦得和癆病鬼一樣。又是駝背。大約好講禮節。故而做出永世鞠躬的姿式。年紀和女的相仿。所穿衣服。也非常樸素。緋雪一見認識。是財閥沈興耀的兒子沈長貢。和他的夫人曹女士。正要上前客氣。忽然想起。自己初次瞧見沈長貢的時節。是在平安電影院。由馬廳長的兄弟小馬兒介紹。沈長貢對自己大鞠其躬。自己却詫異他爲何一躬到底。再不直起腰來。後來他轉過身去。才知道是個百多度的駝背。想不鞠躬也不成。像他這樣。倒可以禮多人不怪啊。緋雪想起舊事。面上不自覺的生出笑容。也像沈長貢天然的鞠躬一樣。現出天然的和藹。就走近前去招呼道。沈太太。和先生早來了。沈長貢忙把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

背動了幾動。沈太太却讓坐道。文小姐。快來請坐。接着便見沈長貢向旁邊移動座位。他身旁有個身材魁偉。態度軒昂的少年。也隨着向旁挪了挪椅子。這時沈太太才從桌下拉出個小藤圓凳。笑道。今天來的人太多。我們本約定汪大海同來。他却要先到旁處游魂一下。隨後趕來。所以我們暗地給他留了個座位。還算巧了。您請坐吧。緋雪聽見大海名字。不禁皺了皺眉。但因他夫婦盛意殷殷。不便推却。只得坐下。不想露出了她身後的果眉厂。被沈長貢瞧見。忙又招呼道。眉厂。眉厂。你是同文小姐一起來的麼。眉厂忙道。是的。我陪文小姐來。沈太太道。請坐呀。說着却不起身。眉厂見無處可坐。只得點頭道。不必照顧。我立着很好。沈氏夫婦便不再讓。沈太太向緋雪道。咱們這不跳舞的。也弄瓶香檳酒吃好不好。緋雪搖着頭。還未說出話。沈長貢已吐出舌頭道。喔。香檳。十五塊一瓶。捧舞女的花這筆冤錢。還算沒法。咱們無故的裝冤大頭。豈不瘋了。沈太太說那句話。本無情理。明知緋雪必要推辭。不過借此表示自己闊綽。那知沈長貢這吝嗇鬼。竟信以爲眞。嚇得沒口子攔住。沈太太暗恨丈夫欠通氣。不漂亮。但面上仍得敷衍緋雪道。要不。咱門喝汽水吧。緋雪正看着桌上。他夫婦面前只有一個玻璃杯。杯中還餘着少許淡色茶水。暗笑這舞場中的客座。都須用些酒水的。他夫婦爲遮掩面子。才忍着心疼。合吃一杯清茶。還胡說請我吃香檳汽水呢。正要再辭。沈長貢那裏又忍不住了。先暗暗肘了太太一下。才大搖其頭道。這裏的汽水。更吃不得。外面只買兩角錢。這裏要賣五角。這是明吃虧。咱們不能上當。緋雪知道長貢雖非

富豪。也算便家。只是天性吝嗇。朋友無人不知。有許多笑話在外面流傳。却想不到他竟而吝嗇得帶了卑鄙意味。便故意嘔他道。這裏只有清茶便宜。咱們就叫三杯茶也罷。說着想起還有果眉厂。便改口道。四杯。沈長貢仍皺着眉頭。擺手道。您只要一杯好了。我們不用。好傢伙。一杯茶要賣一角五分。太不成話。就像我家裏常用的茶葉是四角八分一斤。起碼能泡這麼二百杯。算起來每杯只合二釐四毫。加上開水。就算五釐。那麼五釐與一角五分之比。啊呀。三十倍。世界的買賣。眞沒聽說有這們大利錢。這種虧我可吃不來。還不多渴一會。回頭散場。到我家去痛快喝一下。通共費不了兩個銅板。沈太太聽着。臉上也有些發訕。忙解嘲道。阿貢。你總愛說這窮話。教人聽着。倒像眞愛打小算盤似的。沈長貢仍不識相。分辯道。怎麼是窮話。這不是事實具在麼。沈太太怕他再說出不好聽的話。暗地在桌下踢了他一脚。沈長貢才閉口不言。這時緋雪點手把茶房招過來。故意和沈長貢取笑。變卦要了兩杯檸檬。兩杯橘汁。因爲說話聲音太大。沈長貢並未聽見。須臾茶房端來四杯放在桌上。沈長貢見不是茶。忙道。錯了。我們要的是茶。也不用這麼……緋雪笑道。不錯。我教他送的。沈先生請用。沈長貢手方一摸杯子。忽又縮回問茶房道。這個多少錢一杯。茶房好像領教過沈長貢的吝嗇。斜目覷着他。很鄙薄的答道。六毛一杯。四杯兩元四。說完轉身自去。沈長貢立刻顏色大變。急得手足無措。見太太端起杯要飲。忙悄悄推她。暗示我們吃了要會賬的。若拒絕不用。便可躲過這步大難。由緋雪自掏腰包了。無奈緋雪殷殷相勸。沈太太竟

不接受丈夫的警告。暢飲了一杯。橘汁飲到沈太太喉中。冷汗便流滿沈先生背上。他對於緋雪敬自己的一杯。直然看作毒藥。抵死也不敢入口。猛然想得一計。裝作興致勃發。立起向太太道。喂。我多年不跳舞了。今天很高興。你陪我下去跳一場。沈太太搖頭道。我不去。樓下熟人多呢。你另尋伴兒。沈長貢着急道。我生疏了好幾年。和別人跳怕鬧笑話。勞駕還是你陪陪我。緋雪原明白長貢意欲借題脫逃。但聽他要去跳舞。便覺這是難得的機會。自己對於禿子矮子胖子的跳舞醜態。都看慣了。惟有這駝背的鞠躬舞。却還未得瞻仰。應該竭力促其實現。以曠眼界。便笑道。沈太太。你陪你們先生下樓去吧。也教我們瞻仰沈先生跳舞的工夫。沈太太雖不願去。無奈被沈長貢拉扯甚急。又怕出醜。只可也隨他立起。沈長貢見太太立起。開了生路。顧不得周旋眉厂。只和緋雪點頭兒。便要擁太太走去。那知才離開座位。忽聽背後有很嬌脆的女人聲音。叫道。沈太太。您走麼。沈太太忙回頭一看。便立住叫道。馬小姐。哦。還有楊少爺。你們才來。我們不走。下樓看看還上來。緋雪聽那女子說話聲音很熟。不由的也回頭一望。見和沈太太說話的。是馬正愔的大女兒鳳儀小姐。穿着西洋紅色的印度綢短旗袍。襯着頭上燙起蓬然的波紋式長髮。把一張鵝蛋臉兒。顯得嬌暈生姿。再加上一雙極大的眼睛。如水秋波。從三四分長的睫毛交蔽中。流動着射到外面。更覺有不能言喻的美麗。鳳儀身邊。還立着長身玉立的少年男子。正歪着身子。和沈長貢握手。緋雪目光一注到這少年身上。便覺心中一動。因爲這少年身材挺秀。穿着一身式樣極時髦。顏色

極淡雅的西裝。那身材直似服裝店爲衣服特製的模型。肥瘦長短。無不合度。處處現出美男子的風範。立在那裏。直如玉樹臨風。把沈長貢比得更猥瑣了許多。那少年和沈長貢說完了話。才轉身來對沈太太周旋。那一張白如冠玉臉兒。突然落到緋雪眼中。緋雪倒吸了一口氣。幾乎呼喊出聲音來。只見他的面目五官。眞好似美術家精意造成的塑像。無一處不帶着美的成分。尤其是炯炯有光的一雙俊目。更能表示他是個聰明。勇敢。正直。而且富於感情的人。最難得的他丰采雖然如此其美。却毫無女性意態。只流露着一派男兒氣概。緋雪看得心跳口喘。連身體都隱隱顫動起來。她所以這樣動心。並非爲着那少年的美麗。實在因爲他很像緋雪舊時相識的一個人。這個人已被緋雪淡忘了。僅於腦中還留着一些影子。今天一見這少年。覺得十二分像自己的故人。不由芳心大動。幾乎沒喚出名字。但轉相當初和那故人相識時。他已年過三旬。如今又是十年不見。想必已成了老人。絕不會又轉成年青。這少年如此貌似。想必是他的家族。緋雪被少年勾起影事前塵。不由萬分感觸。她並非傷心念舊。却是追惜自己這走逝的十載青春。想到十年前遇見那美貌男子。只用眼波一勾。他已拜倒裙下。甘心效死。如今見了這美貌男子。自慚老大。未必再有那樣魔力。只可讓鳳儀這班小女郎。在情場縱橫了。緋雪這樣想着。見那少年已轉到鳳儀和沈太太中間。眞個朗朗如玉山照人。不特把沈太太比成妖怪。便是鳳儀的明媚風姿。對之也覺黯然無色。那沈長貢好似還未忘了會賬問題。立刻又生了嫁禍東吳之計。忙向那少年和鳳儀道。這裏太擠了。座位缺少。

我們下樓去。你倆來坐這兩個位子。那少年微露雪白牙齒。笑着點頭。這時鳳儀才瞧見緋雪。一疊聲喊着文小姐。沈太太笑道。你們也是熟人。我可不管介紹了。說罷就要隨長貢下樓。鳳儀回頭瞧瞧那少年。搖頭笑道。你介紹吧。我不管。沈長貢急於脫身。忙過來向緋雪道。文小姐。我給您介紹一位朋友。便向那少年一指道。這位是大名鼎鼎。江南才子楊維哲太史的令郎。楊君白先生。又向緋雪一指道。這位是馳名南北的交際明星文緋雪小姐。那楊君白深深的向緋雪鞠了一躬。緋雪只聽沈長貢說到楊維哲三字。猛覺耳邊轟的一聲。腦筋和身體同時都麻木了。只直着眼兒瞧着楊君白。一句話也說不出。那長貢素知緋雪善於交際。見了生人。總有一套特別周旋手段。能使受者五體投地。但今天却失了常態。發起傻來。而且君白鞠躬。她也毫無表示。更爲失禮。這是她向來未有的情形。不由暗暗詫異。那鳳儀在旁也瞧見了。起初還以爲緋雪震於君白的丰采。看得出神。所以舉止失措。方要泛出醋意。繼而向緋雪臉上一看。見她顏色蒼白。眼光凝滯。嘴唇也微微顫動。才覺有異。忙問道。文小姐。你怎麼了。不舒服麼。緋雪聽她相問。猛然驚覺。才醒悟自己的失態被人看破。不由通身抖了一下。只可乘勢裝作。咽了一口氣。低聲道。我這一立起來。忽然一陣頭暈眼花。好像是要跌倒……楊先生。對不起。請坐。說着又裝作支住不住。向後一退。就落在椅上。鳳儀忙扶掖着她道。你不是病了。送你回去好麼。旁邊那沒人理的果眉厂。也手忙脚亂的過來侍奉。緋雪閉了閉眼。搖頭道。不。不要緊。你們請坐。我沉一會兒就好。鳳儀對緋雪本

無甚關心。便張羅楊白君就座。她就挨在旁邊。果眉厂候了半天。遇缺還不得補。仍當他塑立像的護法金剛。向緋雪慇勤。緋雪又不答理。不由爽然若失。躲到一邊伏看欄桿。看樓下的舞侶去了。緋雪却閉目沉思。她和楊維哲的舊時情史。腦中好似電影般一幕幕的映演出來。原來緋雪自己也不知是何處籍貫。只從五六歲就隨母親到上海。給一家公館傭工。這公館的主人。原是以賭博爲生活的流氓。家庭甚爲雜亂。到緋雪十二三歲的時節。她母親死了。主婦見她可憐。便收在身邊。認爲義女。那知禍不單行。偏偏主人也因騙案入獄。判了十年監禁。主婦素日便不安於室。隔離丈夫。難守活寡。日常到外面勾蜂引蝶以洩性慾而謀生活。無形中成爲淌牌小姐。但是這主婦年近中旬。姿色消減。生意甚爲清淡。又過了幾年。更爲車馬稀疏。簡直門前無雀可羅。還不配說門可羅雀。於是顧不得解決性慾。先得解除生活恐慌。幸而緋雪已到了破瓜年紀。出落得秀媚可人。聰明解意。主婦便把她看作搖錢樹。收拾打扮。教她代替出馬。也是緋雪桃花有運。頭一天被一個旅館茶役。喚去接客。便遇見那位名士楊維哲。楊維哲本是湖南世家子弟。門第清華。又中過前清末科進士。久客北京。浮沉宦海。因爲才氣縱橫。學問深厚。做過幾件驚人大事。幾篇名世大文。聲名便傳遍海內。那時他正因在政界遭了失意。從京城飄然南下。寄寓滬濱。輕狂裘馬。徵逐歡場。不想疾患消渴。竟作茂陵秋雨的病相如。睡在旅邸之中。這一日病體少愈。有友人勸他召個粲者。來陪伴開心。楊維哲無可無不可。也是孽緣前定。由旅館茶房把緋雪喚了去。維哲一見。便驚爲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